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祖堂集》介詞研究

田春來 著

中華書局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中華書局

《祖堂集》介詞研究

田春來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祖堂集》介詞研究 / 田春來著. —北京 : 中華書局,
2012.1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ISBN 978 - 7 - 101 - 08357 - 6

I. 祖… II. 田… III. 祖堂集 - 介詞 - 研究
IV. H1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數據核字(2011)第 235010 號

-
- 書 名 《祖堂集》介詞研究
著 者 田春來
叢書名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責任編輯 俞國林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張 19¼ 插頁 2 字數 300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8357 - 6
定 價 65.00 元
-

目 錄

一 引言	1
1.1 《祖堂集》及其它相關禪宗文獻簡介	1
1.2 本書的研究意義及價值	3
1.2.1 《祖堂集》的語言價值	3
1.2.2 歷史語法學研究的內在要求	5
1.2.3 近代漢語介詞研究的現狀及不足	5
1.3 本書的研究目標和研究方法	7
1.4 漢語介詞的判定、功能及其分類	8
1.4.1 漢語介詞的判定	8
1.4.2 介詞的功能及分類	11
二 時間介詞和空間介詞	14
2.0 引言	14
2.1 臨	15
2.2 以	16
2.3 當(每當、正當)	18
2.4 會	20
2.5 即、就	21
2.6 投	25
2.7 泊(泊乎、泊於)	27
2.8 暨	29
2.9 及(及至、及乎)	30
2.10 迄(迄至、迄至於)	31
2.11 至(至於)	32
2.12 到	33
2.13 逮、迨	35

2.14	值	36
2.15	比	37
2.16	趁	38
2.17	乘	41
2.18	經(經於)	44
2.19	尋	45
2.20	去	47
2.21	因	52
2.22	著	56
2.23	在(在於)	65
2.24	自	67
2.25	從	68
2.26	向	72
2.27	往	78
2.28	面	80
2.29	擗(劈)、攔、驀	82
2.30	於	84
2.31	小結	87
三	被動介詞	90
3.0	引言	90
3.1	《祖堂集》的“被”字句	92
3.2	《祖堂集》及唐宋禪錄裏的其他被動介詞	105
3.2.1	爲	105
3.2.2	與	106
3.2.3	著(着)	109
3.2.4	蒙、承	120
3.2.5	得	124
3.2.6	遭	128
3.2.7	受	137
3.2.8	其他被動表示法	140
3.3	漢語受事主語句對被動句的影響	142
3.3.1	受事主語句對被動標記產生的影響	142

3.3.2 受事主語句對被動句表意傾向的影響	147
四 處置介詞和工具介詞	151
4.0 引言	151
4.1 處置式的類型	152
4.2 將	155
4.3 把	158
4.4 持	166
4.5 取	170
4.6 其他介詞	174
4.6.1 捉	174
4.6.2 拿	176
4.6.3 與	178
4.6.4 著	180
4.6.5 用	181
4.7 處置式的語法意義	183
4.8 處置介詞的興替	188
五 對象介詞	192
5.0 引言	192
5.1 爲	192
5.2 與	193
5.3 替	198
5.4 似	199
5.5 就	205
5.6 對(對著、對於)	208
5.7 與、共、同	209
5.8 隨、逐	213
5.9 除(除却、除非)	215
5.10 并(並)	219
5.11 連、和、帶、兼	221
5.12 通	223
六 引進話題的介詞	225
6.0 引言	225

6.1	只如	225
6.1.0	引言	225
6.1.1	“只如”的性質及其語法意義	226
6.1.2	“只如”的產生和發展	231
6.2	禪宗文獻裏的其他話題標記	236
6.2.1	且如	236
6.2.2	唐宋禪錄裏的其他話題標記	239
6.3	小結	242
七	依憑介詞和原因介詞	245
7.1	依據、憑藉介詞	245
7.1.0	引言	245
7.1.1	依	245
7.1.2	據	247
7.1.3	憑	248
7.1.4	隨	249
7.1.5	約	250
7.1.6	准	252
7.1.7	如	253
7.2	原因介詞	254
7.2.1	《祖堂集》裏的原因介詞	254
7.2.2	疑問代詞“爲什麼”確立的時代	255
八	結語	258
8.1	內容回顧	258
8.2	《祖堂集》介詞的特點	262
8.2.1	複雜性	262
8.2.2	層次性	263
8.3	介詞在系統競爭中的結果及動因	265
8.3.1	同功能介詞相互競爭的結果	265
8.3.2	介詞功能發生演變的動因	266
	引書目錄	268
	參考文獻	275
	附錄 1:《祖堂集》和敦煌變文介詞比較表	281

附錄 2: 漢語介詞演變所反映的語法化模式	283
附錄 3: 詞目索引	285
後記	291

表格目錄

表 2-1:“至”、“到”在中古近代漢語幾種文獻裏使用頻率的比較	35
表 2-2:“因……(之)次”的歷時使用情況	54
表 2-3:空間介詞“在”、“從”、“向”的功能對比	77
表 2-4:介詞“擗(劈)、攔、驀”與人體部位的組合情況	83
表 2-5:唐宋禪錄與中古漢語、現代漢語常用時空介詞對照簡表	87
表 3-1:《祖堂集》被動標記使用情況對照表	91
表 3-2:“被 ZV”式的歷時演變情況統計	93
表 3-3:被字句使用光桿動詞的歷時統計	94
表 3-4:多小句被字句使用情況的歷時統計	94
表 3-5:著字被動句在元明清文獻裏使用情況的抽樣調查	114
表 3-6:蒙字句在近代漢語裏使用語境的調查統計	122
表 3-7:“遭”字用法的歷時演變	136
表 3-8:“受”的積極和消極被動意義對比	139
表 3-9:現代漢語主要被動標記的表意傾向	149
表 4-1:近代漢語“將、把”主要用法對比表	161
表 4-2:近代漢語文獻主要工具介詞使用情況抽樣統計表	182
表 5-1:關涉對象介詞“就、向、從”的歷時競爭	206
表 6-1:唐宋重要禪錄“只如”用法之比較	226
表 6-2:宋以前“只如”使用情況之抽樣統計	234
表 6-3:唐宋重要禪錄“且如”使用之比較	237
表 7-1:晚唐五代文獻原因介詞與疑問代詞組合法表	256
表 7-2:唐以後“爲什麼”、“因什麼”等使用情況抽樣統計表	256

一 引 言

1.1 《祖堂集》及其它相關禪宗文獻簡介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約自東漢明帝時開始傳入中國，當時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和玄學結合起來，於是有了廣泛而深入的傳播。隋唐時期，中國佛教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形成了衆多的宗派，在社會、政治、文化等許多方面特別是哲學思想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隋唐的諸多佛教宗派中，最具民族特色、對後世影響最爲深遠的宗派是禪宗，它從晚唐五代一直延續到近代，其中晚唐五代到南宋是禪宗最爲興盛的時期，這一時期涌現出了衆多的禪宗典籍，在禪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參楊曾文 1996)。

禪宗文獻主要有燈錄和語錄兩大類。燈錄即傳燈錄，是禪宗歷代傳法機緣的記載，帶有禪宗史的性質。以法傳人，猶如燈火相傳，輾轉不絕，所以叫傳燈錄。禪宗史上比較重要的燈錄有《寶林傳》、《續寶林傳》、《祖堂集》、《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等等。禪宗語錄是禪師的傳法記錄，可分爲別集和總集兩大類。別集是單個禪師的傳法記錄，一般由禪師的弟子編集而成，禪宗史上重要的語錄別集有《六祖壇經》、《神會和尚語錄》、《筠州洞山悟本禪師語錄》、《撫州曹山元證禪師語錄》、《虛堂和尚語錄》、《大慧普覺禪師語錄》等；總集則由多個禪師的語錄匯編而成，禪宗史上重要的語錄總集有《古尊宿語要》、《古尊宿語錄》等。

《祖堂集》是禪宗現存最古的燈錄，共 20 卷，爲五代南唐泉州招慶寺靜、筠二禪師所編。據文中多次出現的“至(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字樣，可見此書編於南唐中主保大十年(公元 952 年)左右。此書主要記載福建雪峰義存禪師一系在福建福州、漳州、泉州等地傳法的機緣語句，也包括其他宗派禪師的事蹟。所記述的禪師大多是晚唐五代人，因此此書是研究晚唐五代語言狀況的重要資料。該書宋代在本土失傳，流入朝鮮。20 世紀初日本學者在韓國發

現了高麗刻本，於是重新輾轉傳回中國。本書寫作時所使用的版本為日本京都花園大學禪文化研究 1994 年所影印的大韓民國海印寺本，同時參考中華書局 2007 年出版的由孫昌武、衣川賢次與西口芳男所點校的排印本^①。

本書所收介詞主要出自《祖堂集》，少量旁及了唐宋時代其他重要的禪宗典籍同功能的介詞。這些典籍主要有：

(1)《六祖壇經》。唐六祖慧能和尚(公元 638—713 年)講述，其弟子法海集記，為禪宗的重要經典和禪宗思想的源頭。現行版本有四種：一、敦煌本。一卷。包括敦煌寫本和敦煌新本，兩本同源異抄。敦煌寫本(S5475 號)題為《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由日本學者矢吹慶輝於倫敦大英博物館的敦煌文書中發現，1928 年校寫之後收編到《大正新脩大藏經》。敦煌新本(敦博 077 號)在敦煌石室發現，標題和內容與倫敦藏本相同，但抄寫工整、訛誤較少。二、惠昕本，二卷。係晚唐、宋初禪師惠昕改編，題為《六祖壇經》，成書於宋初乾德五年(公元 967 年)，南宋紹興二十三年(公元 1153 年)晁子健於蘄州刊行。後傳入日本，經興聖寺翻刻，故又稱興聖寺本。三、契嵩本。北宋僧人契嵩的改編本。四、宗寶本。元代僧人宗寶的改編本。本書所用的《壇經》文字以中華書局 1983 年版的《壇經校釋》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為準，書中引用時若兩本無異則只注明引自《壇經》，若兩本有不同之處則詳引書名。敦煌本是現今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本子，後人改動較少，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唐代初年的語言面貌。

(2)《神會語錄》。唐神會和尚(公元 684—758 年)的傳法記錄，絕大部分由其弟子或信徒記錄整理。入宋以後逐漸逸失，直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纔從敦煌文書中發現。其主要內容有《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頓悟無生般若頌》、《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等。神會的著作內容繁雜，版本衆多，本書所用材料取自於中華書局 1996 年版的由楊曾文校訂的《神會和尚禪話錄》。

(3)《景德傳燈錄》。30 卷。北宋初年禪僧道原於北宋景德年間(公元 1004—1007 年)編集。此書系統地敘述禪宗師徒相承機緣，從過去七佛起到

^① 需要說明的是，日本京都花園大學禪文化研究所 1994 年影印發行的大字本《祖堂集》多使用俗體字形，我們在抄錄時一律採用規範的繁體字形。有些字形能夠反映文獻的時代特徵的，則照錄，如“麼”在《祖堂集》中均寫作“摩”。

歷代諸祖，凡 52 世，共 1701 人，其中附語錄的 951 人。其材料大多取自於《寶林傳》、《祖堂集》，對宋代禪僧的機緣語句也有收錄，編者道原作了統一加工的工作。書成之後，又經翰林學士楊億等人潤色，所以全書語言與《祖堂集》有所區別，可以認為反映了一定的宋初語言特點。本書以日本京都禪文化研究所 1990 年影印北宋福州東禪寺本《景德傳燈錄》作為語料來源。

(4)《古尊宿語要》。南宋初年曠藏主編，在國內久已失傳。日本保存了宋本《古尊宿語要》，現有清代康熙、乾隆年間日本名僧無著道忠校寫本，1973 年由日本中文出版社影印出版。據盧烈紅(1998)的研究，此書共記載 20 家禪師，時代從中唐跨到北宋，其中北宋禪師 12 家，占全書篇幅一半以上。跟《祖堂集》、《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相比，《古尊宿語要》所收錄的同一家禪師語錄在篇幅上比上面三部書要大得多，因而具有很高的語言研究價值。我們以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所收該書為語料依據。

(5)《五燈會元》。20 卷。南宋晚期淳祐年間(公元 1241—1252 年)禪僧普濟編。他把北宋的《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和南宋的《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各三十卷的五部燈錄刪繁就簡，縮為 20 卷。此書成書於南宋，編者作了統一的加工，加上書中收錄了一些南宋禪師的語錄，所以此書帶有南宋語言的一些特色。本書所用語料以中華書局 1984 年版的點校本《五燈會元》為準。

1.2 本書的研究意義及價值

1.2.1 《祖堂集》的語言價值

書面語的因襲和守舊使得口語資料在語言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禪宗語錄正是這種口語化程度很高的作品，《嘉泰普燈錄》卷二十五本覺法真一禪師說：

禪家語言不尚浮華，唯要樸實，直須似三家村裏納稅漢及嬰兒相似，始得相應。他又豈有許多般來？此道正要還淳返朴，不用聰明，不拘文字。今時人往往嗤笑禪家語言鄙野，所謂不笑不足以為道。(《大正藏》第 79 冊。據于谷《禪宗語言和文獻》引，24 頁)

可見禪家是主張用活生生的口語的，禪宗文獻也正是因為其口語性強而受到漢語詞彙史、語法史研究者的重視。但是隨著禪宗的日益成熟，禪宗語錄的程式化程度越來越高，後期語錄因襲前期語錄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因而禪宗著作語言的鮮活和樸實程度便大為降低。《祖堂集》作為現存最早的成熟的禪宗燈錄，其語言價值自然遠遠大於後來的其他禪宗文獻。另外，《祖堂集》比《壇經》和《神會語錄》的篇幅要大得多，具有比它之前的兩部禪宗文獻更多的對白，所以相對而言更有足夠的容量來容納和反映唐五代新產生的語言現象。

《祖堂集》在國外首先由日本學者發現，其語言價值也最早為日本學者所重視。日本著名漢學家太田辰夫 1958 年所著的《中國語歷史文法》（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2003）第一次大量運用了《祖堂集》的語言材料，之後（1962 年）他又專門編成《〈祖堂集〉口語語彙索引》一書。1988 年他所著的《漢語史通考》（日本白帝社，1988）開闢專節介紹《祖堂集》及其語法，並且認為：“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此書（《祖堂集》）是系統了解白話的唯一資料。唐五代的詩詞、敦煌變文等也有口語的影響，但其表現方式是零散的，只不過能拾舉一些白話語彙。”（中譯本，重慶出版社，1991，105 頁）^①《祖堂集》一傳入國內，其語言價值就得到了國內語法學、詞彙學、方言學等研究者的重視，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掀起了一股研究熱潮，產生了一批重要的有關《祖堂集》語言現象的研究成果，如孫錫信《〈祖堂集〉中的疑問代詞》（《語文論叢》第二輯，1983）、蔣紹愚《〈祖堂集〉詞語試釋》（《中國語文》1985 年第 2 期）、曹廣順《〈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中國語文》1986 年第 3 期）、伍華《論〈祖堂集〉中以“不、否、無、摩”收尾的問句》（《中山大學學報》1987 年第 4 期）、袁賓《〈祖堂集〉被字句研究》（《中國語文》1989 年第 1 期）、李崇興《〈祖堂集〉中的助詞“去”》（《中國語文》1990 年第 2 期）、李思明《〈祖堂集〉中“得”字的考察》（《古漢語研究》1991 年第 3 期）、刁晏斌《〈祖堂集〉正反問句探析》（《俗語言研究》1993 年創刊號）、馮淑儀《〈敦煌變文集〉和〈祖堂集〉的形容詞、副詞詞尾》（《語文研究》1994 年第 1 期）、林新年《談〈祖堂集〉“動，+了+”

^① 敦煌變文也是研究唐五代口語的重要資料，其語言特點是半文半白、文白夾雜，各類作品的口語程度不完全一樣。一般說來，講述佛教故事和民間傳說的變文的口語程度高於講述歷史故事的變文。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表明，《祖堂集》的口語性仍要強於前者。參見張秀清《〈祖堂集〉副詞研究》，上海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鞠彩萍《〈祖堂集〉動詞研究》，上海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動₂”格式中“了”的性質》(《古漢語研究》2004年第1期)、葉建軍《〈祖堂集〉中“是”字結構附加問》(《古漢語研究》2007年第2期)等等。這些豐碩的成果也從側面反映了《祖堂集》具有極高的語言價值,因而引起了語言研究者的極大興趣。

1.2.2 歷史語法學研究的內在要求

漢語專書研究向來受到漢語史學者的重視。其重要性前輩學者多有論述,呂叔湘先生曾說:“要對古代漢語進行科學的研究,就要注意時代和地區的差別。對於這些差別,現在還只有一些零星的認識,還缺少系統地探索的成果。要進行研究,現在還只能先拿一部一部的書做單位。一方面在同一作品中找規律,一方面在作品與作品之間就一個個問題進行比較。”郭錫良先生上世紀八十年代也說過:“當前最需要提倡專書的語法研究和斷代的語法研究。三千多年來的漢語語法史必須建立在斷代研究的基礎上,而斷代研究又需從專書語法研究開始。”^①要深入瞭解漢語產生、發展、演變的歷史,就必須按時代選取若干有代表性的文獻來做詳盡的研究。漢語專書研究做好了,纔可以在此基礎上形成漢語斷代史和漢語通史。沒有全面、扎實的專書語法研究,漢語語法史專題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進行。另外,沉下頭去進行專書語法研究,還可以發現歷史上一些沒有延續使用的短期語言現象,探討這些現象為什麼未能在後代延續使用,有助於我們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漢語歷史語法演變的規律。漢語專書研究雖然已經有一定的規模,但迄今為止學界對《祖堂集》的研究大多尚處於零散狀態,所以對《祖堂集》的某一類或某幾類語言現象進行系統的研究在目前仍然很有必要。

1.2.3 近代漢語介詞研究的現狀及不足

介詞是漢語中重要的詞類之一,是用來區別意義的重要語法手段,因此一直受到漢語語法研究者的重視。對漢語介詞的研究著力最多的是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者,在幾代學者的辛勤耕耘下,現在我們對介詞的性質、特點、功能,介詞的判定、介詞與動詞的區別、介詞與連詞的區別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已經有很多共識,這都為漢語歷史介詞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鑑。在沒有“介詞”這個

^① 二位先生的話均轉引自何樂士《專書語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湖北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

現代語法術語之前，歷史文獻中的介詞多被傳統語文學家們稱為“助字”，有關的研究也僅限於討論該“助字”的意義或者用法。長久以來，漢語歷史介詞的研究也主要局限在探討單個介詞的意義及用法上。20世紀40年代以來，呂叔湘《“把”字用法的研究》（載《漢語語法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84）一文從考察句子成分的角度探討了介詞“把”字使用的限制條件，開始把介詞研究跟句式結合起來；日本漢學家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考察了現代漢語一些常用介詞在漢語歷史中的使用和演變情況，開始把介詞的歷時演變與共時描寫結合起來；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則較早討論了介詞“和”的歷史來源問題，開始注意探索介詞產生的來源。三位先生均開創了新的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國外語法化等一些歷史語言學理論傳入內地的背景下，國內關於介詞歷史來源的探討已蔚然成風，到現在依然餘熱不減，先後產生的一批重要成果有江藍生《被動關係詞“吃”的來源初探》（《中國語文》1989年第5期）、梅祖麟《漢語方言裏虛詞“著”字的三種用法》（《中國語言學報》1988年第3期）、郭錫良《介詞“于”的起源和發展》（《中國語文》1997年第2期）、吳福祥《敦煌變文語法研究》（岳麓書社，1996）有關介詞的一些探討、馬貝加《介詞“同”的產生》（《中國語文》1993年第2期）、《對象介詞“將”的產生》（《語言研究》2000年第4期）等。在探討介詞歷史演變及其來源的過程中，還產生了劉堅等《論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這樣進行理論總結並具有指導意義的成果。把介詞跟句式結合進行研究的，則有袁賓《近代漢語特殊被字句探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祖堂集〉被字句研究》（《中國語文》1989年第1期）、唐鈺明《漢魏六朝被動式略論》（《中國語文》1987年第3期）、《唐至清的“被”字句》（《中國語文》1988年第6期）、史佩信《比字句溯源》（《中國語文》1993年第6期）等一些重要成果。對近代漢語介詞作全面系統總結和研究的是馬貝加的《近代漢語介詞》，該書以翔實的資料考察了近代漢語100多個介詞的產生、演變和發展，是迄今為止關於漢語歷史介詞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漢語歷史介詞的研究總體來說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尤其是對某些單個詞的歷史演變情況的描寫已趨於完備。但我們認為，目前的研究也還存在一些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漢語歷史上客觀存在的有些介詞或者某一介詞的某種用法尚未被發現。這些介詞或用法使用的時間不很長，自身重要性也不是很強，但對它們的

研究有助於我們全面深入把握漢語介詞產生和發展的內部規律。如引進時間點的介詞“暨”基本上只在唐宋時代出現，且用例較少，似乎沒有多大價值，但我們發現它來源於“至、到”義的動詞，並且注意到跟它一些同功能的介詞“洎”、“到”、“至”、“及”也來源於“至、到”義的動詞，所以我們可以認為漢語裏有一種演變規律，就是“至”、“到”義的動詞容易虛化為表時間的介詞，由空間範疇演變到時間範疇是被語法化學說證明了的很多語言都存在的現象，漢語的這種演變正好是人類語言共性的一個體現，“暨”這樣的介詞發現得越多就越能說明這種共性。又如介詞“用”在文獻中主要表示工具，但偶爾在文獻裏也可以表示處置（參見本書 4.6.5 節），鑑於“把”、“將”、“拿”、“捉”、“著”等介詞都可兼表工具與處置，這種現象的存在也會引起我們思考表處置和表工具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是否表工具的介詞就一定就有表處置的用法。所以漢語介詞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挖掘文獻事實，發現新詞新義。

(2) 對介詞的系統演變研究不夠，同功能介詞之間的相互影響、替代、分工等種種複雜關係還需要深入挖掘。在漢語歷史上，同功能的介詞往往有個共同發展、相互競爭及消長的過程。在單個介詞研究的基礎上來探討同功能介詞系統的演變和歷史替換更有意義和價值。目前我們見到的對介詞系統歷史演變作探討的成果不多，于江《近代漢語“和”類虛詞的歷史考察》（《中國語文》1996 年第 6 期）可以算這方面的代表作。只有對近代漢語介詞系統的綜合考察纔能解釋現代漢語中的一些現象，如現代漢語常用的被動介詞是“被”，在近代漢語中，“遭”跟“蒙”都能表示被動，但它們都在與“被”的競爭中逐漸敗下陣來。值得注意的是，在競爭的過程中，“遭”逐漸兼併了“被”的動詞用法，而“蒙”則逐漸語用化，被動意義減弱，用在比較客氣的場合，很多出現在“蒙”字句中的謂語動詞均不在“被”字句中使用，表明“被”跟“蒙”在長期的共存競爭過程中也逐漸形成了一種和諧的互補關係。

(3) 有些介詞要進一步結合句式研究其用法。這一點前輩學者已經有很多重要的成果，但我們認為還要進一步引起介詞研究者的重視，如對於“把”、“被”後期出現的一些特殊用法，如果不結合句式來考察，就不可能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

1.3 本書的研究目標和研究方法

作為專書語法研究，本書所要達到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全面揭示《祖堂集》

時代漢語介詞的面貌，具體來說，就是窮盡調查《祖堂集》及《祖堂集》前後禪宗文獻裏出現的介詞，按照其語義功能給它們分類，詳細描寫它們的用法。其次就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探索若干重要介詞的來源，探討它們的歷史演變及發展，分析其產生演變的原因，並總結漢語歷史演變中常見的一些規律。最後就是在前面兩點的基礎上探討同功能介詞系統的歷史演變。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自始至終堅持共時考察和歷時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在共時描寫的基礎上，注重介詞的歷史演變的考察。在共時考察和歷時分析的過程中，還注意對不同地域的文獻加以分類來進行比較，並根據需要使用數量統計方法輔助說明介詞的歷史發展。除此之外，我們還將關注現代漢語方言及國外語言學相關的一些研究成果，並將有用的成果（比如語法化理論、歷史語言學的有關理論等）引進到我們的研究之中。

1.4 漢語介詞的判定、功能及其分類

1.4.1 漢語介詞的判定

按照語言類型學理論，介詞(adposition)按所處位置的不同通常可分為前置介詞(preposition)和後置介詞(postposition)，美國著名語言類型學家Greenberg後來又提出介詞還應包括框式介詞(circumposition)^①。而漢語學界通常所說的介詞是指前置介詞，在類型學上被認為是後置介詞的詞在漢語學界傳統上被認為屬於方位名詞等其他詞類。本書所討論的介詞也按照漢語的傳統限定為前置介詞，不涉及後置介詞。至於所謂的“框式介詞”，由於它在漢語裏並不是一個固定的詞項，在文獻中後一個組構成分不是必須出現的，而是由前置詞跟後置詞或其他詞語組合所產生的一種組合框架，是一種句法現象，所以我們在討論介詞時雖然也會涉及這種現象，但並不會把它當作一個詞來處理。下文我們所說的介詞就僅指前置詞。

由於現代漢語的介詞，尤其是單音介詞基本上全都是從動詞虛化演變而來的，所以現代漢語界判定介詞的標準大多建立在動詞和介詞比較的基礎之

① 參見劉丹青《語序類型學與介詞理論》，第7-9頁，商務印書館，2003。並非所有的語言都有前置詞，印度的一些語言如Hindi、Telugu、Tamil等就只有後置詞，還有一些語言沒有前置詞，而是具有與前置詞功能相同的形態標記，比如語義格(case)。